

經義述聞

冊十

蘭 州 府 志

卷一

國語下九十八條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夫子誠之。蒸于武公。伯  
 氏不出。而難三公子之徒。鮮有慢心。雖其慢。濟其罪。吾秉  
 君以殺大子。唯無忌之。申生受賜以至於死。宗國。其有勤  
 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惑蠱。里丕死。禍公隕於韓。不更厥  
 貞。苟衆不說。若無天乎云。敏而有文。約而不詔。苟。畏  
 黷敬也。十月。迎公。甲午。軍于廬柳。于二命。公懼。匡困  
 資無。宋衆無乃彊乎。嚚瘖不可使言。聾瞶不可使聽。惠慈二  
 蔡。矇眴脩聲。以為大政。冀缺耨。戰。余病喙。以憇御人。  
 使勿兜。是先主覆露子也。過由大。君臣不相聽。圍公。  
 刑史。二月乙酉。使呂宣子佐下軍。至。故以彘季屏其宗。子孫  
 聰敏肅給。道逆。使佐新軍。比義。女工妾。厚其外交。而  
 勉之。及為成師。置茅蕝設望表。木槌。文錯其服。五日。

諄趙鞅 尋飯 是天啓之心也 淳耀 民煩 若合而函吾中

躡庶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廷見 師長士 懿戒 右執

殤宮 象夢 心類德音 自誥 兄遠宣朗 齊肅 滯久而不

震 勤民以自封 聞一善 憲臧否 既能得入 從逸 於其

心也戚然 不敢左右 獵震也 奮其朋勢 士卒 官帥 譁

鉅 天子 許諾 蒲羸 遷軍接餼 載稻與脂 是故敗吳於

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天地之刑 四年 上帝不考 至於

元月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為上卿辭曰君

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

二君字皆指哀侯下一君字乃指武公待止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

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死時

但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為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

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死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迂回而難通矣

夫子誠之

俗本之作也因注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引之謹案下云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蔣深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爲之備故謂里克曰夫子誠之下文驪姬欲殺大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誠之責首在里克也

蒸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

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

下章說秦伯納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即

位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下章說悼

公即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

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絳上文已明箸之矣則莅事于武宮

亦在絳可知何為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

僖二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二文相連故謂武宮在

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寫者脫之耳說見左傳武宮

在絳不在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遠在曲沃則絳為國都何以反無

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入于絳即位于武宮而據內傳殘闕

之文以為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禰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

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曰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

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盍國乎子謂申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出也當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則

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公之二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

桑之五年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

將立奚齊見下文正與上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

出在獻公十七年見下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大子申生將死

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烝于武公奚齊蒞事文

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即在二十一年之孟冬冬祭曰烝下距申生之死

不及三月申生死於是年之季冬姚氏秋農曰左傳僖四年大子申生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晉用夏正乃下年二月二十八

日故經書于明年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也必

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國語雜記晉事不

皆以年之先後爲次狐突杜門不出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

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亦事

在後而先言之也惠公悔殺里克在既殺里克之後而下文先言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後言惠公即位而殺里克蒐

于被廬作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在八年而下文先言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被廬作三軍皆不以年之先後為次

韋云是時狐突未杜門殆考之不審耳

### 而難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難患也言所患者三公子也說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章

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

蚤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為難安

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

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

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

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

三公子之黨也不得云三公子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

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



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

夫人知極

俗本極上衍有字宋本無

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注鮮有慢心

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原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雖當讀曰唯言人知其位已極則志足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釁可乘易於殘毀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故失其本指而以爲不敢違慢耳古字雖與唯通詳見禮記己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改之周語晉語楚語吳語注並云濟成也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天子

吾秉君以殺天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天子不忍爲也引

之謹案逸周書諡法篇曰秉順也言大子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大子吾不忍也故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韋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蓋因上文不聽伯氏以至于死而行宋明道檀弓作申生受賜而死而猶以也本已然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無親內謂王室

外謂諸侯王室既卑則不能救號諸侯遠之則不肯救號故曰其誰云救之

其有勤也

君無懼矣

明道本如是今本矣作焉非

其有勤也章注曰有勤自勤勞也

明道本如是今

本自作有涉正文而誤

家大人曰注解其有勤也句未明有與又同也與邪同

古書通以有爲又也爲邪說見釋詞

上文宰孔謂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又言齊侯不暇

以晉爲務故此云君無懼矣其又勤邪言不必勤於遠行也僖八年左傳載宰孔之言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意與此同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葵邱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章注曰八年葵邱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引之謹案桓公在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左傳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殯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是桓公在殯宋人伐之之事也案晉用夏正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伐齊經書春王正月則當爲晉惠公之八年十一月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晉獻公以二十六年卒見下文自二十六年至惠公八年爲九年在會于淮之後一年不得仍屬之八年也當云九年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寫者脫去九年二字耳

### 惑蠱

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韋注曰蠱化也家大人曰蠱亦惑也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皆謂惑也昭元年醫和論蠱疾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哀二十六年大尹惑蠱其君是蠱卽惑也古人自多複語不必分爲二義

### 里不死禍公隕於韓

里不死禍公隕於韓韋以里不死絀句注云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

殺不鄭下文禍公隕於韓注云禍貪伏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家大人曰禍字或自為一句或下屬為句皆文不成義當以里不死禍為句死禍謂死於禍里不死禍猶難即上文所云喪田不懲禍亂其與也或謂韋注禍貪伏之禍五字移置於公隕於韓之下非也上文喪田不懲禍亂其與禍字無注而此禍字獨有注明是以此禍字為惠公隕於韓之禍與上章氏無亂其與謂里不見殺者不同故特注以明之且上文得國而狂終逢其咎韋注曰謂惠公也狂伏也此云禍貪伏之禍則貪伏二字明指惠公而言非指里不然則禍貪伏之禍五字本在公隕於韓之下非後人移置明矣此韋氏之誤不必曲為之諱也

不更厥貞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韋注曰不變更其正引之謹案不變更其正則當為鬼神所祐矣何以大命反傾乎韋說非也今案更者償也報也夏官馬質馬死則旬之內更淮南詮言篇功之成也不足更責鄭上衆高誘注並云更償也呂氏春秋有報更篇所言皆報德之事文貞之無報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此云不更厥貞亦謂不報厥貞也行正禮而不償以吉祥則鬼神之不祐可知矣故下文遂曰大命其傾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韋注曰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予家大人曰韋以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作一句讀非也苟衆不說爲句不說謂不說秦也言秦不予糴則晉衆不說下文曰不若予以說其衆晉衆不說則其君之不報施有辭也若以不說爲不說惠公則不得言其君有辭矣

若無天乎云

秦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斷云字上屬爲句注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家大人曰若無天乎云文不成義且與下二句不相聯屬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一句若云有天爲一句魏志公孫淵傳淵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云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穆公之意以爲若無天則勝負尙未可知若有天則吾必勝

之也若無天乎之下不更贅一語者下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今本死上衍至于二字辨見國語雖死何悔檀弓記其言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之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敏而有文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章注曰敏達也文有文辭

俗本作有文章誤茲從宋明道本引

之謹案敏而有文本作敏而文因注而衍有字也晉語但言文故注云文有文辭第七篇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注曰文有文德是其例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作晉公子文而有禮文上亦無有字襄二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中庸曰簡而文文義並與此同

約而不詔

約而不詔韋解約字曰在約困之中家大人曰約如以約失之者鮮

矣之約言雖自斂約而不諂屈於人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其色  
儉而不詔儉亦約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  
語意略與此同皆就晉公子之行事而言若以約為在約困之中斯  
為不類矣

荀 依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  
任荀僖媯偃依是也路史疏仡紀荀作苟云苟國語史記皆作苟非

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皆  
作荀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

又國名紀曰戰國有苟變子思薦

之引之謹案路史荀作苟是也元和姓纂苟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苟  
實苟參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後去邑為荀廣韻  
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  
切荀本姓郇後去邑為荀今出潁川相倫切是荀姓為文王之後苟  
姓為黃帝之後且元和姓纂及廣韻引國語並作苟不作荀也軒轅  
黃帝傳亦作苟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苟作拘拘苟古聲相近故苟通



作拘也路史曰國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儇字而誤加人旁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並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 畏黷敬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家大人曰黷敬二字義不相屬娶妻不娶同姓者畏其黷倫非畏其黷敬當爲故字之誤也言同姓之所以男女不相及者畏其褻黷故也韋注云畏褻黷其類但釋畏黷二字而不及敬字下文黷則生怨云云亦但承黷字言之而不及敬字則敬爲誤字明矣文選女史箴驩不可以黷但言黷而不言黷敬故李善注引此文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以釋驩不可黷之意今本注文作畏黷敬也則與正文不合蓋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左傳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畏黷故也昭元年正義故作敬乃明監本所改宋慶元本正作故